

一人爲掌庫者常出賜物於日日中以上妙飲食供養一千獨覺聖者其營食人每旦恒將一狗往白時至忽於別日忘不白知其狗看日欲午即走向千聖處謳謳作聲時諸聖者見狗聲別知是來請即俱往長者舍其狗又往白時至人處作聲彼人見已作如是念豈非此狗命聖者來遂即如常供養諸聖汝等茲芻如是應知往時善合長者即我身是掌庫人者即給孤獨是白時至者即烏陀演那王是狗者即妙音是由彼往聲白聖者故今得好音如是皆由先世因緣今受其報時諸茲芻歡喜信受

十八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六 詠六

禪後上時旣灌上古愛反一音
禪後宥反旣灌既下音貴木流條幹旦天虧
虧告爲反上正伎女定兵戎下如苣藤二字巨勝去熬
熬下吾高反逼彼力苦虐下魚糲音試手攜下許
爲芻口角足跟下熙怡上許之反下余之反葦于鬼
猫莫文反餒飼上紓瑞反下肉嚮下力罐音綆

猛草音子居列戶鑰藥下音鑑波淡即繼嗣
寺下音冊楚陌錫杖上先鑑句奕塏上霜兩反
貽余之極濟上蒸字鱗角上音林敷斐音彊
其向法憲獻下音映蔽上於敬反貸用上他代
物遁徒困環珮下昌縫衣上音濯足上音
大一小號伽上又作燒琰母檢以解胡谷濁
反痴斯上尼譯歐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七 詠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四

余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有南方壯士力敵千夫來至此城詣影勝王所自言勇健弓馬無雙王見歡喜加之重祿授其大

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詠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四

余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有南方壯士力敵千夫來至此城詣影勝王所自言勇健弓馬無雙王見歡喜加之重祿授其大

竹

將時摩竭陀橋薩羅二國中間大曠野處有五百群賊殺害商旅由斯兩界人行路絕時影勝王聞是事已命大將曰卿可往彼二國中間曠野之處屏除群賊權住於彼時彼大將奉王教已將諸左右往曠野中見彼群賊將便獨進鋒矢交刃射一百人餘四百人尚來共戰其將告曰汝等莫前勿令俱死宜釋甲仗去傷者箭觀其活不諸賊聞已看被射者爲去其箭尋並命終方知大將善閑射法更不敢戰餘四百人求哀請活大將愍之慈心向彼即於二界築一新城揔集諸人共住於此從斯已後名曠野城時此城人衆共立制若有嫁娶皆延大將先令食已方爲歡讌時有一人家極貧窶欲爲婚娶無容辦食以命大將即自思念我貧無力請大將來令此新妻身未相觸宜當奉進以表素心便令其妻入將軍室方始歸家從此已後城內諸人以此爲式時有女子欲爲婚娶便作是念此

城諸人久行非法自娉妻室先與他人欲作何緣能絕斯事便於晝日衆人聚處裸立小便諸人見已皆叱之曰汝是童女理合羞慚何故對衆人前作非禮事女子報曰若對丈夫可有羞耻對諸婦女何所羞慚諸人報曰我非丈夫耶女子報曰若是丈夫者豈有自娶己妻先令他犯諸人聞已各起深慚即便共議我等可詳殺其大將伺彼入池洗浴之際諸人揔集以劍刺之彼欲命終即便念曰非我本意汝自樂爲今實無辜枉斷我命遂發邪願願我捨此身後生暴惡藥叉食此城中所有男女發是願已尋即命終受藥叉身

於此曠野叢林中住由其前身怨讐業故於此城中作大災害人多病死諸人知已皆往林中懺謝前過請於毎日常輸一人以充彼食凡次死者於其門上懸榜告知或家主自行或遣男女充其飲食時有長者於百神所求得一子初誕之時門上見榜其婦憂愁懷

抱懷孩悲啼而住夫從外來見榜而進知婦憂苦報其婦曰業屬如此事當奈何汝不須憂勿生愛戀宜將孩子送與藥叉作是語已抱其孩子送至林處夫妻還歸昇高樓上四方觀察慇懃敬禮說伽陀曰

靈祇遍滿於世間 自伏諸根能濟物

藥叉請曰

詠七

云何足珍財 云何有名稱 云何人所敬
云何善友增 好施足珍財 持戒有名稱 實語人所敬
無慳善友增 持戒有名稱 實語人所敬

我爲孩子求哀禮 諸見慈悲相救護
余時世尊常以佛眼觀察衆生如餘廣說乃至如母牛隨犢佛爲憐愍長者妻子及曠野城中諸男女故知此城中堪受教化漸次遊行至曠野處爲暴惡藥叉說微妙法令生淨信爲受三歸及五學處乃至藥叉說頌請曰

世間由幾生 由幾能衰損
由幾能成立 由幾得名稱

三

由六得名稱 由六能成立
由六能衰損 由六能成立

世間由六生 由六能衰損
由六能成立 由六能衰損

由六得名稱 由六能成立
由六能衰損 由六能成立

云何丈夫最勝財 云何修行能引樂
云何味中爲第一 云何命中爲最勝

世尊告曰

信爲丈夫最勝財 善法常修能引樂
諸味之中實語最 於諸命中慧爲勝

藥叉請曰

云何離愚癡 畫夜無羈絆 能於緣不住
不怖於深坑 定慧離愚癡 捨著無羈絆 於境緣不住
持戒越深坑 捨著無羈絆

誰能渡瀑流 誰能越大海 誰能離諸苦

誰得心清淨

世尊告曰

信能渡瀑流
有慧心清淨
離實語布施

謹慎越大海
精勤離諸苦
汝今咸可問

沙門婆羅門
沙門婆羅門

國影勝大王 橋薩羅國勝光大王 橋閃毗國
明勝大王 及廣嚴城栗姑毗等并餘貴族咸
賚信物各遣使人來就妙音求紺容女長者

詠七

四

藥叉答曰

我今何假問
沙門婆羅門
能說真妙法
我從今日後
常禮佛世尊
敬重於正法
降臨我住處
我今決定知
余時藥叉持此童子奉上世尊世尊受已授

與父母即說頌曰

竇跡手授我 我手授父母 由手相傳故
應名曠野手

孩兒因此名曠野手年漸長大時曠野城未
有君主衆人共議此曠野手童子有大福德
親蒙世尊之所護念我等宜可策以爲王

者當以此花擲彼身上紺容即便詣衆人所
問言曠野手王住在何處衆人指示女即以
花望彼而擲作如是語佛於藥叉手中所受
童子當爲我夫諸人聞已咸皆四散妙音長
者知女意至即爲嚴整上妙象馬僕使車乘
種種衣服飾以珠瓔禮送紺容往曠野處夜

閻門閉無由得入權居門下假寐通宵

余時世尊觀見曠野手堪應受化乃至廣說若曠野手與紺容相會者染愛纏縛於生死中未能出離無階聖果余時世尊知是事已

即從王舍往曠野城至彼城隅日光遂沒即於其夜卧牛跡捨地時曠野手聞佛出尊來

至城外臥牛跡捨中天既曉已時曠野手欲禮世尊出城門下見紺容女車馬僕從問是誰女宿此城門時紺容女具以來意荅曠野手王聞是事令往宮中時王詣佛所稽首白言世尊不審大師宿在荒田得安隱不世尊告曰曠野手於此世間得安隱眼者我爲第一

詠七

五

余時世尊說伽陀曰

能除於罪惡 不被欲所繫 離染歸圓寂
彼得安隱眼 能除熱惱病 一切希望斷
其心常寂靜 彼得安隱眼

余時世尊爲曠野手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即於座上證不還果廣說如阿笈摩經禮佛足

已從座而去既還宮已語紺容曰我捨諸欲更不耽樂汝雖來至隨意去住無人遮止紺容曰我樂住此願與佛子爲給侍人時曠野手爲佛及僧於此城外造僧住處四事供養無所闕少廣說乃至曠野手王遇疾而死生無熱天既起三心來詣佛所禮足而坐世尊告曰汝曠野手因何業故生無熱天即以伽陀荅世尊曰

我由見世尊 及得聞正法 供養於僧衆
曾無厭足心 受行勝人法 遠離於貪愛
於三事常修 故我生無熱

時曠野手天子頂禮佛足忽然不現時諸苾

芻夜見光耀咸皆有疑曉請世尊曰彼曠野手曾作何業纔見紺容從斯已後得不還果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有大臣子弟二人住居林野大名手足綱鞔小名無綱鞔大者修得五通小者就師受學其師有女名曰妙容顏貌端嚴年漸長大情希出適

至學生所作如是語父母令我與汝爲妻彼聞不許其女遂瞋學生恐怖即便逃走女尋趁及邀遣爲夫學生固守不隨所願女便執刀欲斬其首余時學生知不免難即便合掌作如是說南謨大仙網鞭手足纔歸命已仙人應至即便攜去共至山林牛跡槍處令其

出家教修勝法證得五通汝等苾芻往時大兄五通仙者即我身是彼小弟者即曠野手是彼妙容者即紺容是我於往昔見將被害攜至山林今得五通離女怨對我於今日還令免彼紺容所逼於生死海得永出離是故汝等於有漏中速求捨離

詠七

六

余時諸苾芻復有疑心請世尊曰何因緣故此曠野手纔初生已將與藥叉用充飲食世尊至彼令免厄難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當爲汝說乃往過去於一城中王好食肉時有一人欲求於王以雞奉獻王得雞已將付廚人令充羹臘彼獻雞者素有悲心便作是念

我今不應進奉活雞令彼屠割即持倍價就廚人所求贖而放遂便生念此雞無辜緣我進獻幾將被殺此之惡業願勿受報我復贖放所有福業今我來世遭厄難時得勝大師來相救濟汝等知不往時獻雞者即曠野手是由昔願力今免厄難如是應知

余時曠野手身亡之後紺容還向橋門毗妙音長者處時橋門毗主鄆陀延王聞紺容女未被男觸還來本家便問大臣妙音共爲禮娶置妙花樓侍女千人令無闕乏每終日日與金錢一千其侍人內有女曲脊因以爲名時曲脊女於日日中常以千錢買香供給於

香店處共賣香男子密媾私情將五百錢以充食直餘有五百買香而歸後於異時共賣香男子同心設供請佛及僧廣說乃至食已聽法既聞法已即於座上俱獲初果既見諦理即便實用千錢買香持還宮內紺容夫人見彼塗香多於餘日便問其故彼曲脊女皆

詠七

七

以前事具實白知是時紺容見其希有告侍女曰我身有難無容輒出汝可日日往世尊所聽妙法已來爲我說彼即往聽還至宮中紺容夫人自居勝座令彼說法曲脊告曰聽法之儀不應如此夫人知已爲敷勝座自居卑下請其說法既聞妙法證不還果時有外道婆羅門是磨沙國人名曰無憂婦名舍利

後生一女色貌端嚴人所愛樂因名無比年漸長大自作是念若人與我容儀相似者當與爲妻尔時世尊到憍闊毗次行乞還本處飯食訖住閑林中時無憂外道來至佛所觀佛容儀無能比者遂作是念今此丈夫儀容殊特得與我女爲婚對者豈不樂哉外道遠家告其妻曰我女得夫儀容相似可具瓔珞共爲婚娶婦便問曰彼是何人答曰是沙門喬答摩婦聞語已說伽陀曰
我曾於國中見大仙乞食行於不平地隨彼足高低如斯之大人豈念於妻子

時無憂婆羅門聞斯語已瞋而告曰舍利非善徵吉祥言惡相縱彼心精進有大威神力若見無比女便生愛樂心作是語已便以名衣諸瓔珞具莊嚴其女父母隨從送向佛所便於路中見佛足跡千輻輪相無憂見已報其婦曰此是女夫行處舍利觀見佛跡端嚴以頌報曰

染欲之人跡不正急性多瞋踏地堅愚癡者跡不分明此是離欲人行處我觀是相定非無比對偶之人無憂重說初頌報曰

舍利非善徵吉祥言惡相縱彼千輻具有大威神力若見無比女便生愛樂心次復前行見佛出尊臥草褥處報其婦曰此是女夫所臥草褥舍利觀見草褥不亂報曰染欲人臥多穿穴瞋者臥處草敷堅愚癡人臥草縱橫此是離欲人眠處我觀是相定非女夫之所眠處宜當旋踵共

還故居無憂重忿報曰

舍利非善徵 吉祥言惡相 縱彼草不亂
有大威神力 若見無比女 便生愛樂心
作是語已便共相將往至佛所無憂即使說
伽陀曰

仁當觀此女 美貌具莊嚴 須妻我見授

顏容妙相似 猶如十五夜 星月共相輝
出尊聞已便作是念若我與此無比女人作
慈愍言者此女必當別我去時情生顧戀因
此命終我今宜應現瞋忿相共其父語作是
念已即向無憂說伽陀曰

魔王奉三女 端正世無雙 瓔珞盛莊嚴

我不生欲意 況此卑賤身 不淨遍充滿
令我足指近 亦無如是事

時無比女聞是語已心生忿惱觀父低頭于
時無憂瞻仰尊顏而說頌曰

我女容華盛 端嚴無與比 仁今何所爲

無心相愛念

世尊報曰

世間愚癡人 於境生愛著 若觀斯美女
遂使心迷倒 我是第七佛 獲得無上果
如蓮出水中 不被欲塵汙 余時無憂婆羅門及無比女聞是語已捨佛
而去時有外道出家老苾芻去佛不遠見無
詠七 九

詠七

九

比女便生染愛請世尊曰

佛眼遍明朗 受斯無比女 與我爲妻室
隨情當受用

時老苾芻染心逼故復白佛言

此是佛衣鉢 錫杖及君持 弃戒並相還

我今隨女去

彼老苾芻即弃衣鉢并捨學處至無憂父所
報言與我無比以充妻室其父罵之嫌不與
語所願不遂便歐熱血因此命終時諸苾芻
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將無比女奉
上世尊不爲納受佛告諸苾芻非無因緣汝

等當聽乃往古昔有鍛師家唯生一女年雖長大恃自工巧不嫁與人然此鍛師能以鐵針一枚置於水上而不沉沒時有婆羅門童子妙闇斯伎於一針穴投以七針浮之水上亦不沉沒時此童子欲伏鍛師詣其門下唱言我有針賣須者當取女便出門笑而報曰汝是愚癡人或可無心識今來鍛師舍而云我賣針童子亦笑荅賢首我非癡不是無心識欲定彼嬌慢謂此云賣針汝父若知我有斯勝技術必以汝相娉并家所有財

于時鍛師聞是語已問童子曰汝之技術爲實爲虛即自浮一針彼便浮七於彼童子便生愛樂遂許其女娉與爲妻童子告曰我是婆羅門族姓高勝豈鍛師種爲伉儷耶捨之而去汝等苾芻往時婆羅門者即我身是鍛師者即無憂是女者即無比是汝等苾芻我

於往時具足煩惱尚弃其女況今離欲爲無上師而生貪染如是應知時諸苾芻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老叟苾芻由無比女遂致命終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此老苾芻非但今日由無比故自取命終乃往昔時亦相因故而致命終於過去時有詠七十

城名師子劫王名師子頂爲大法王時世豐樂人民熾盛無諸怨爭干戈征伐諂偽惡人共相侵害亦無灾橫及諸病苦稻蕷牛羊在處充足等觀兆庶猶如一子時此城中有一商主名曰師子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珍貨及諸貲產僮僕傭人無所闕乏庫藏盈溢如毗沙門王於同類族娶女爲妻雖久共居竟無男女爲求子故祈禱神祇遍諸天廟山林河沼及同生天希望後嗣汝等苾芻世人皆云由乞求故便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一者父母交會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

者中有現前商主與子業緣運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下應受貴位託蘊婦胎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一知男子有染心無染心二知時節三知從彼人得四知是男五知是女若是男者居在右脅若是女者居在左脅時彼人婦稟識聰慧知胎居右喜告夫曰商主知不我所懷孕必是光顯宗族現居右脅是男不疑商主聞已即大慶喜作如是語我從久來常思繼嗣願得善子紹我家業不墜家門我既長養終懷返報廣爲惠施福利親族我沒出後稱憶我名而爲呪願願我所有尊祖父母受生之處以福莊嚴即置其妻於妙樓

詠七

十一

觀縱意而住隨時涼燠供給所須常令女醫爲調飲食冷熱合度六味無差所不宜者皆不令食奇妙瓔珞以爲嚴飾譬如天女遊歡喜園乃至未誕以來居止牀座足不履地目不觀惡色耳不聽惡聲時經九月便誕一男顏貌端正見者歡喜身色如金頂圓若蓋垂

手過膝目若青蓮額廣肩長鼻高脩直衆相圓滿人所稱歎經三七日已集諸親族商主曰此是商主師子之兒可名師子胤其父以兒授八乳母二供乳哺二作褓持二爲洗沐二共歡戲此子旣爲八母供承無所乏少常以乳酪生酥熟酥醍醐及餘上妙甘美飲食而用資養速能長大如蓮出池漸至童年學諸技藝筭數書印取與出納皆盡其妙辯說開解智識聰明於八種術善能瞻相所謂男女象馬寶衣木宅其父尙時於春夏冬爲造三殿并三苑園置三姝女謂上中下昇妙樓觀奏諸伎樂而娛樂之商主師子於日日中自知家務日旰忘食其子見父躬自勤勞白言日晚何不時食父便告曰豈常受樂辦家業耶子聞此語作如是念我父年尊自知家務寧得閑縱貪爲逸樂宜自經求以濟生業即白父言口腹之重須自馳求坐食父財是

事不可我今欲往入大海中求覓珍寶父告子曰汝今不應辛苦自作馳求今我庫藏中多有財物金銀寶貨隨汝受用假使日日費用米麥亦不能盡乃至我存任情取用我過出後隨意經求子頻啟父我欲沉船暫至寶洲父見慇懃從其所願告言隨汝意去可於苦事當忍受之其父即便擊鼓宣令普告城邑遠近商客諸君當知欲求珍寶者可與商主師子漚同入大海所在經過不輸稅直海中貨物普當備辦時有五百商人聞是告已集商主處共結行期既知期已各辭父母告別親知選擇吉辰將諸貨物人擔馬負隨商

詠七

十二

主去展轉城邑行至海濱商主遂以五百金錢雇船入海并覓五人一能遠望二能鼓棹三能修船四能潛泳五能執柂干時施師將欲舉帆普告商人曰大海之中厄難非一或猛風卒起漂泊山隅或鯨鱗鋸牙穿舶沉沒君等不應於急難時無所憑據宜將浮物各

自防身時諸商人聞斯告已共相謂曰大海安危難可預識我等宜應隨施師語各求浮物以自防身或將版木或持皮囊或浮瓠等俱至船所既入大海遇摩竭大魚碎破船舶時諸人衆各憑浮物出沒隨波宿業緣運餘命未盡遇值北風漂泊南岸至赤銅洲彼有衆多鳴鶴羅刹女在此居住時羅刹女隨樂變形若見破落商人能作美言許爲誘誑於其城上豎二幢幡一名慶喜一名恐畏此幡若動表吉凶相商人旣至慶喜幡動諸女議曰今吉幡動可往海濱定有贍部洲人漂落至此即便化作美女容儀俱行海際彷徉四顧見有諸人憑託浮物而至於岸諸女各各化爲瓊瑤莊嚴其身持上供具告諸人曰善來賢首漂泊洪波極受辛苦宜應就我居宅共解疲勞時此城內先有漂泊商人皆收置鐵城漸取充食即便共諸商人相隨詣宅諸女告曰堂宇衣服諸有所須隨意受用又我

詠七

十三

無夫今依汝活願爲儕匹情無間然多諸苑
園皆可愛樂又指庫藏此是贍部洲中所須
寶物金銀琉璃真珠末尼車磲碼碯貝璧
玉赤珠右旋如斯等物亦隨意取用與我歡
居勿生疑慮然此城南不宜輒往

余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我不見有一事迷醉

世間可愛可樂貪染繫縛過女色者當知女
人是能沉溺一切男子若諸男子見女人時
即便迷悶荒姪失志於所作事皆忘次緒勝
妙善品不復存心是故苾芻求解脫者當勤
修習離欲之行於諸染境作不淨觀如是應
學時彼商人便與羅刹女歡娛讌樂積有歲
時皆生一子復生一女時商主師子漸作如
是念何意諸女於城南路不許人行我宜候
妻中宵睡熟抽身徐起拔劍南行觀其所以
即如所念夜起南行聞有衆人悲啼號叫而
云苦哉贍部洲痛哉父母兄弟是時商主聞
其聲已便大驚怖身毛皆豎次更前行見大

鐵城高聳牢固周迴求覓竟無門戶亦不見
有人畜蹤跡於此城北有尸利沙樹高出城
隅商主登上見城中人遇問之曰汝何人哉
號哭於此念贍部洲父母兄弟彼皆告言我
是贍部洲人入海取寶當昇舶之日恐遭海
難各持版木及以浮囊爲護自身望免其厄

既入大海被摩竭魚觸破我船控告無路各
持囊版隨風漂泊業命未盡吹至南岸時有
衆女儀貌殊絕賣持供養來至我所作如是
言善來賢首我無歸趣以汝爲夫所有舍宅
衣服飲食七寶珍奇皆隨意用廣說如前乃
至勿生疑慮仍告我等於此城南無宜輒往
同居歡讌積有歲時各於己妻皆生一子復
生一女時彼諸女見吉幡動知有贍部洲人
舶破而至即捉我輩隨次食之餘未食者置
鐵城內當食之時現羅刹像儀容可畏長爪
鋸牙斷裂人體食噉血肉髮爪筋骨無有子
遺乃至滴血墮地以指挑取并土吞之我次

詠七

末至處鐵城內毎日食一彼諸女者非是人類皆是羅刹君等宜應善自防衛不以亦當還遭此禍是時商主聞斯語已便大驚怖告彼人曰頗有方便仁及我曹免斯苦厄平安吉達還瞻部洲不彼便告曰我無方便可得還至瞻部洲中重見鄉國何以故我知業重求脫無緣我等共念穿鐵城下令作孔穴欲求逃難冀免繫縛其城即便更寬數倍復欲踰越而出城遂增高故知我等無緣得脫以待命終君等可有方便得還鄉國商主問曰其事云何彼便告曰我比曾聞於十五日褒灑陀時於虛空中有諸天人作如是語瞻部洲人汝無智慧故守愚癡於十五日褒灑陀時不解北行尋求出路每十五日有天馬王名婆羅訶從海而出遊在岸邊食自然香稻無病充溢有大力勢舉首四顧如是三告誰有欲向彼岸還瞻部洲君等宜應於十五日褒灑陀時於城北邊大海之際至天馬所待

馬語時即便告言我等欲歸彼岸還瞻部洲願見提嚮安隱而去馬所陳語君當奉行有此方便可還本國時師子胤商主聞彼說已深心奉持讚歎希有即便下樹尋路歸還依舊而卧至天曉已詣彼五百商人之所而告之曰君等宜可俱集其園須有籌議所有妻子並勿隨身時諸商人聞商主語於一園中並皆俱集商主即便具以上事並告衆人復更告曰此等諸女皆是羅刹君等宜應謹自防護

卷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七 詠七

鋒矢 下式築音歡讌見反窯其主櫟即果反
反叱 昌吉反
流 上蒲密反
宍 字羹臞各呼反
歐 烏口反
帝 干戈和反
反 賓子斯備容脅脇二同
反 下零

下之
勇 正作區
反 鍛丁亂婢反
反 阤儼上口娘
反 下零

六下於胤余鎮保音日旰字下幹汎舶上芳梵天
反海濱賓下音棹直孝潛詠上在鹽不施徒可漂
泊薄下音鯨鱗上巨鋸牙據瓠護彷徉二字
羊珂貝何反次緒序下音號叫上戶高反高聳勇旁
控告貢上若珮裂瓊上俱挑土形繫縛上陸立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詠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五

時諸寶人聞是語已咸皆大怖無計所出至
十五日裏灑陀時皆向城北詣天馬所時彼
天馬從大海出於海岸邊食自然香稻是時

金剛

有一無智寶人不記前言見馬王已作如是
語君等知不此是婆羅訶天馬王食噉香稻
我等宜應就禮其足白言我向彼岸歸瞻部
洲時彼寶主告諸人曰我於鐵城受彼言告
事不如是乃至馬王未語已來無宜逼近要
待馬王飽食香稻身體充悅舉首四顧三說

是言誰向彼岸歸瞻部洲聞是語時方至馬
所求度大海時馬食訖四顧三告諸人聞已
就禮其足合掌恭敬作如是語我等求向彼
岸還瞻部洲時彼馬王告諸人曰汝等若欲
安度大海歸瞻部洲者當依我教諦受思惟
若不依者無由越度彼羅利女必化作美容

倍勝常日將諸男女來相誘誑作如是語我
依汝活爲作歸依今棄我去欲何所適如上
所陳宅舍珍寶咸皆具說若不住者汝之男
女自可持將汝等若聞如是告時生顧戀心
作妻子想愛彼珍寶及諸園觀情生願樂欲
到還者縱昇我背必當墮落猶如熟果不住
其枝時彼諸女復羅刹像皆競取食皮肉筋
骨腸胃血髓髮毛爪齒皆盡無餘廣說如前
乃至滴血在地悉皆取食若其汝等遵奉我
教不起如是愛戀心者持我一毛亦不墮落
能超大海至瞻部洲時彼馬王於諸寶人善
教語已即便低身令彼附近或持駿尾及以